

我在烟台做家政 ③

与糊涂大叔的日常

韩红梅

有了第一单的经验,我再也不敢接不能自理的单子了,干不长久光交中介费了。中介费是月薪的百分之十,一单活只交一个月,以后就不用交了。要是每个月都换单子的话,就得月月交中介费,所以一单活干得越长越划算。现在我也敢于说不了,有难度的单直接拒绝。

我的第二单是照顾一位能自理的八旬老人,身体尚可,只是患有老年痴呆,是个时常犯糊涂的大叔。

他经常乐呵呵地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我有时会陪他聊一会儿,他很高兴有人陪他聊天。他的

话,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听得懂的就正经地顺着他的话说,听不懂的就胡乱地“嗯啊”应着,间或做几个夸张的表情,表现出惊讶或赞叹,他就开心得很。

干家政这行要谨言慎行,像初进荣国府的林黛玉一样,话不敢多说一句,路不敢多行一步。但在这儿我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大叔绝不会因为我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就给我脸子看。我们俩有时能聊小半天,气氛相当友好,大叔很高兴,因为能让大叔高兴我也很高兴。

大叔牙口不太好,炒菜时我先盛出一份自己吃,然后再加火做软烂一点给大叔吃。吃馒头时我把馒头

皮剥掉我吃,吃干层饼时我让他吃瓤儿。他对我竖起大拇指:“你,太好了!”大叔爱吃饺子,我就隔一天包一次。他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真好吃,真鲜!把我牙都鲜掉了!”他还不忘招呼我使劲吃!

有一次大叔被桌腿绊了一下,我去扶他,慌乱中把桌上的盘子碰到了地上。我正忐忑呢,就听大叔说:“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呱呱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笤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大叔见我朝他竖起大拇指,开心得不要不要的,“打得好,打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我忙打住:“不要不要,够了够了。”

每当我为大叔做了什么事情,他就会向我敬礼,说:“首长辛苦了!”这给我整不会了,按照剧情,我应该说“同志们辛苦了”,可他一个人称不得“们”,说“小鬼辛苦”也不对,他这么大年纪了,说“老鬼辛苦”更不行,叫小鬼是喜爱,叫老鬼像骂人。最后,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说了句:“大叔辛苦了!”

大叔家门口就是免费开放的大型儿童游乐场,我经常带大叔去玩。他像个小孩子一样挨个器具玩个遍,我也童心大发陪着大叔一起玩,我们每次都混在小朋友当中玩得不亦乐乎。

带他到稍远一点的小公园游玩时,我会带上轮椅,以防他走累了用来推他。结果一出楼洞,他非要我坐上轮椅他来推我。我十八岁时穿着漂亮的裙装走在熙熙

攘攘的大街上都没人看我一眼,现在我们却招来了众多的目光,我总算体验到什么叫回头率。认识大叔的人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不解和责怪,本该推轮椅的人却被该坐轮椅的人推着,不像话!不认识大叔的人眼神里流露出的是同情,同情我这么年轻地就坐上了轮椅,同情大叔这么老年纪还要照顾女儿。在众人同情和责怪的目光里,我扭扭捏捏地坐在轮椅上,感觉如坐针毡。我要下来,大叔就把我按下,他说还没推够呢。

到了晚上,大叔就从他房间到客厅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大叔糊涂却又很有边界感,只要我待在房间,他从不敲门,更不进我房间。有时候,他会问我要刀,说晚上经常进来坏人,来

了坏人他先上,让我靠后。我这才明白他女儿为何让我用完了刀藏起来,我觉得藏哪儿都有可能被大叔翻到,最后我选择藏在冰箱里,上面盖上食品。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我学过跆拳道,练过八卦掌,上过少林寺,到过武当山。大叔你尽管放心睡觉,来了坏人我一个人就轻松搞定,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非把他们屁股打两瓣!本来就是两瓣,我非给他们屁股打四瓣不可!有我在,你放一百个心!”大叔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上下摇晃:“对对对,给他们屁股打成四瓣!”

怪不得郑板桥先生让咱们装糊涂,糊涂就是好,大叔要不糊涂,能信一米五多的小个女子放倒歹徒吗?不信的话他能安心去休息吗?

三

大叔也有清醒的时候,他只要在沙发上眉头微皱面带愁容做思考状,我就知道他清醒了。这时他忧心忡忡地问老伴哪去了,怎么好长时间没看见老伴了。大姨在他患病后,受不了他胡言乱语,到小女儿家去住了。一会儿,又担忧起大女儿来,说大女儿退休工资少,给孩子买房很吃力。又牵挂外孙,现在大学生多得碰腿,好工作不好找。看着大叔愁苦的表情和眼神,我真不知病态的糊涂和健康的清醒哪个更好。

有一天吃午饭时,大叔忽然目露凶光,恶狠狠地盯着我:“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我家?你到我干啥?谁派你来的?!老实交待!”大叔的神情令我有些害怕,我故作轻松地说:“我是战士,上级派我来照顾你,给你做饭。”“胡说!你是狗特务!”看着大叔

狰狞的脸,我不敢轻举妄动,想把他扶回房间休息,他一把甩开我的手:“别碰我!离我远点!小心我咬死你!”

我轻轻离开他,回到自己房间,给他平息情绪的空间和时间。一个小时后,大叔恢复常态。

我的房间是推拉门不能上锁,我是睡觉特别沉的人。记得有一年夏天晚上打了个多年不遇的惊雷,惊醒了全村人。第二天大家的话题全是这个雷,一脸蒙圈问什么雷,把大家也问蒙了,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大傻子。

大叔成天臆想家里有歹徒,如果半夜里他把我当坏人要来消灭的话,我是听不到他进房间的,等他扼住我,我反应过来也为时已晚,只能束手待毙。我会死得不得其所,轻于鸿毛,冷不丁儿想到这一层我不禁头皮发麻,大叔虽然人

不错,可我也不想死于非命。

我把情况跟大叔女儿讲了,提出下户。她女儿说前任保姆总是离大叔远远的,跟他说话也是冷冷的,我来以后大叔脸上有肉了,情绪也开朗了,真心不希望我走,但她也不敢保证大叔不伤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最后,大叔女儿决定给大叔找个身强力壮睡觉警醒的男保姆来。

两天后,男保姆来,我就下户了,离开了相处俩月的大叔。我经常想念大叔,想念他糊涂时天真清澈的眼神和笑容,怀念我们在一起无所顾忌随心所欲的快乐。

后来我路过大叔家附近,还去看望过他——虽然他已不认得我了。但看到他天真无邪的笑脸,我还是很高兴,甚至有一丝不舍,内心里不由默默祝愿:大叔,永远快乐!

风物咏

濯村之路

闫星华

《楚辞》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七百年前,一支官姓族人,择五龙河畔而居,繁衍生息。中国多数村落近水而居,濯村亦依水而生,此村似乎骨子里就蕴含着楚人的风雅与洒脱。“濯”字还有另一层含意:山无草木,光秃秃的。这便是濯村的另一层隐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濯村是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村,却一度鸡粪遍地,污水横流,蝇蚊满天飞。

时代的脚步走到今天,昔日村貌早已换了新颜,乡村振兴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崭新的希望与蓬勃的生机。步入村庄,迎客的不再是村民歌舞,而是闻名遐迩的樱花隧道。村里人说,这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樱花隧道,蜿蜒穿过整个村落。树龄十五年以上甚至胸径超过三十厘米的樱花树,在路两旁井井有条排列开来,头顶鲜嫩的枝叶,在空中享受美好的时光。她们相互握手,形成一条通往五龙河的甬道。樱花开得艳丽繁盛,枝头皆是风起云涌般的彩云。樱树的品种,多得数不胜数:有纯洁无瑕的早樱,浓重无比的晚樱,更有罕见罕见的绿色樱花“郁金香”,还有飘逸似垂柳般的垂枝樱。

倘若说那条隧道是粉红色绚丽的缎面,隧道尽头的紫樱花海,便似香岛湾的紫色海洋,又似百余亩在大地上漂浮花瓣的浪潮。春风吹来,空中的花瓣飘飘洒洒,轻盈曼妙。有年轻的姑娘和俊伟的小伙,在花丛中嬉戏,享受大自然赠予的“樱园”。远处传来悠悠的古筝琵琶声,清雅的音乐声,伴随着莱阳大秧歌高亢激越的锣鼓唢呐声,从花海中幽幽飘来。再加上村西边的万亩牡丹花海,雍容华贵与清新艳丽相得益彰,似乎濯村成了一个世外花园,重现了陶渊明的悠闲。

我是专程为了看花而来。站在樱花隧道里,我忽然想到了芦儿港村的梨花。梨花的洁白与樱花的粉红紫红,是上苍赠予莱阳的“双宝”。我想,也许世上任何一片土地,都不再能兼顾“双宝”的娇艳!古城莱阳赋予她们深沉的文化内涵,樱花是“物哀”美学的核心象征,代表着生命中一切的绚烂与短暂;梨花代表圣洁和纯真,花期莫过十天,双艳繁华后短时间内飘散。在中国文人的眼中,樱花安静、热烈却不张扬。她们团结地挤在一起,体现了一种单纯的艳丽。在濯村人锲而不舍的努力下,20万株樱花树林在二十多年前那片鸡粪遍野的杂乱之地一点点开辟出来——这种淡雅而不浮躁的循序渐进治理,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智慧。

从“拆迁鸡棚”到“打造花园”,濯村人走出了一条宜居又富民的乡村振兴路。如今美食街熙攘热闹,在人间烟火里,濯村正续写着乡村发展的崭新华章。